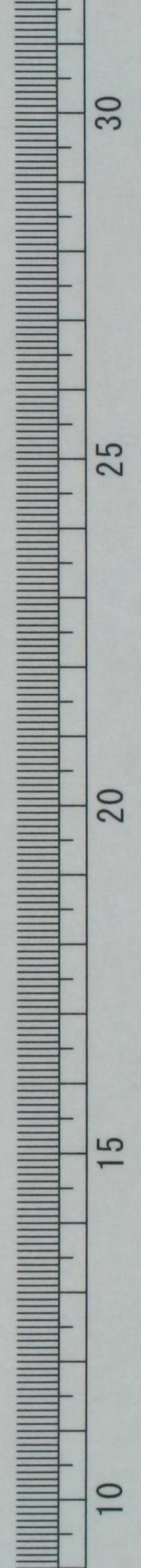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399
34-1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繪圖機惱祖歡喜寶卷下集

慎惱寶卷二集臨 善男信女莫談論 安排巧計當官告 屈陷周氏受苦辛

丑 那黃茂想道我與錢氏有情為何前月陳善出門營生到今却有半月不回家中如今不知生死存亡我想他要往長途必須理明清楚若說當初走動時節被那周氏瞧破如今若不害他後來我總必受其累到不如先下手為強說他勾引小叔不從將奴謀死我叫錢氏出首呈狀總要擺佈他花娘一死今晚與錢氏商議明日去告他便了

黃茂主意已端正 一心要害周氏身 出了自家門兩扇 一徑到了錢家門

喜笑吟吟把話論 大爺今日因何早 即就提過好香茗 料他總是沒有人

你夫出門有半月 香無音信回家門 想必江中來失脚 尊嫂出名呈狀告

可害周氏一命傾 說他勾引親小叔 不從將他除命根 親兄錢能做抱呈

狀紙是我親手寫 不怕仁和縣不准 除了周氏人一命 與你做個久長人

合我心頭一意情 那錢氏又與哥七錢能串通拿了狀紙當堂呈告仁和知縣名叫胡龍將狀紙一看人命關天非全小

可立出火簽把周氏拿到當堂密問周氏你把親叔謀死尸首藏在何處老實招上免受刑罰周氏哭訴

道爺七冤枉小婦人只因嬌母不賢另住別處叔七自做生意並不到我家來怎說勾引我已五十有餘

可稱老年望爺七青天詳察那錢能在旁稟道那日老爺叫小的買魚見陳善魚担銅錢一應放在周氏

家中今日怎說不到他家望青天大老爺詳察知縣聞稟問道錢能你與陳善有親錢能道陳善是小小

妹丈知縣罵道你護親有弊不准多嘴下去那知縣又問周氏你到底將叔謀死不謀死老實招上本縣

好超豁于你且周氏哭訴道容小婦人稟來 世間人心多改變 要辨真假有青天 那日小婦與叔住 後為婦七人不賢 虧叔不負公婆面

繪圖歡喜寶卷 卷下

叫我另住離家園
紅日當中燭還睡
原是黃茂縣裡面
今日叔七死着落
祈望詳察見青天

叔叔柴米來照看
小婦叫開進門擔
奴與婦七來訪說
黃茂逃出走連七
那日有錢來與我
叔下衣角露外邊
他那個出頭來看
為此不到他門前

那知縣問了周氏說話。此案大有舛錯。分付將二面人犯一全押著。移日所審。這堂那錢氏對兄說道。我今也在衙內。不得回家。又道官判十條路。未知誰輸贏。我家箱籠內還有二百銀子。當初是張超回去之時。謝你妹夫。你去將此銀子拿來。進賂。那錢能應聲而去。那知縣在內房想道。我看周氏不似克徒之相。又看錢氏面上。原有妖燒之貌。想周氏言語。一定定的。如然錢氏與黃通奸。二人串通。謀死親夫。他知此事。不聽呈狀。想了一回。呀。有了。待我出發。傳齊二處隣舍。審問一番。那錢能到了次日。將銀子進賂。那知縣見了銀子。又想了一回。若將此銀收下。定要周氏死罪。我想此案。總是冤枉。呀。有了。不免將周氏動起刑罰。招他話文。詳奏上司。改了几个字。眼與他坐一生牢底。性命又不傷。銀子又賺了。傳周氏上堂。有周氏道。爺七冤枉。呀。知縣罵道。你這妖婦。本縣是不來冤枉你的。你見他叔七恩從。就起不良。勾引於他。他們不從。你恐他說出敗俗之言。你就起惡心。將他害命。是寃本縣。跟前還要抵賴。分付左右。與我移起來。周氏哭道。呵。苦呀。

人心如鐵。煉他分
兩手抄起。疼難禁
可恨上天。天死路
喝罵賤婦。好硬心
一連三次。敲三十
只得堂前。話招認

官法如爐。不非輕
十指連心。真痛切
只想入地。地死門
你今還不來招供
周氏死去半時辰
勾引小叔。周氏婦

皇律原來。本難赦
周氏死去。又還魂
周氏孟死。難招罪
喝叫左右。重加刑
悠已蘇醒。還魂轉
不肯從我。害他們

兩旁皂隸。如虎刑
哭叫親娘。難得見
太爺跌打。小婦人
榜上用棒。重敲打
指頭榜得。碎紛紛
藥酒毒死。陳善叔

堂下嚴刑。來敲打
並死親人。看我身
知縣听了。冲七怒
不招再敲。十幾臨
鮮血淋漓。難熬受
尸首順水。來死形

話供招上。仁和縣
通詳達部。定罪名
莫說地獄。十萬苦
冥虫蚤虱。滿身丁
周氏道大。叔我父母早亡。兄弟全死。丈夫身死。依叔膳養。苦守度日。那有銀錢積下。好敬大叔。望求大叔慈悲。放鬆。那牢頭听了周氏之言。想必无得銀子。與我就將他打了三个巴掌。又與周氏夾床受苦。好不傷心人也。

知縣一看。已分明
分付左右。放下梯
周氏茶飯。要調勻
牢中男女。死形相
你那哭到。牢門首
披頭散髮。如鬼形
啼已哭。已多熱鬧
好拿銅錢。來使用
若是無錢。要受刑

一更里 上夾床 鐵索鐵鎖 那禁子 提鞭打 痛苦難受 恨錢氏 妖燒女 私養情漢
反告奴 勾引叔 受罪我身 二更里 上夾床 偏身疼痛 哭啼已 淚汪已 好不傷心
抽筋脈 痛心肝 身軀難動 十指共 多損破 鮮血淋已 到如今 冤屈罪 也為叔身
拋下奴 苦伶丁 受罪難伸 想當初 虧叔已 忠信仗義 哭叔已 到底底 落在何處
四更里 上夾床 百骨疼痛 心中苦 肚內飢 死去還魂 風又大 霜又白 寒冷難禁
害我嫂 千般苦 冤情難伸 五更里 人要睡 身痛惊醒 到不如 來撞死 歸陰清脫
奴本是 玉潔女 一死差錯 到今日 出冤醜 好不羞人 那牢頭 天微明 查點犯人
眾罪犯 寃可恨 大叫高聲 耳听得 難又啼 犬又大叫 那牢頭 查點犯人
不宣那 周氏女 監中收苦 再表提 顯聖寺 湛然高僧

說那湛然。出定之時。有金童玉女。說我三日之後。正辰歸西。喚齊眾僧。說明。又叫懼惱。分付一番。此地我歸西之後。想懼惱。必然難住。待我作偈語。叫他到越王寨。修行得真。

六根清淨。有精神 一身快樂。上天庭 湛然喚齊眾僧等 大殿聚集。把話論 大眾俱是。三寶子
要記我言。听分明 晨昏鐘鼓。細恭誦 在身一得。萬年春 菩提常在。心頭現 二六時中。放光明

朝夜香火不可絕 光透圓明坐蓮心 我今勸滿時日定 一世方便上天庭 我的尸首不可葬
我是純陽可化身 懊惱听了師父說 放声大哭好傷心 湛然便對懊惱說 你後不可在此存
越王寨你道遙地 苦志真修福慧升 若要功成歸極樂 偏体蓬蒿出己身 囑付偈語牢緊記
看勿忘懷看他輕

湛然又有几句回頭岸語。請大眾聽來。唱佛法真紅塵休戀 寬和慈回頭堪冷
人死難地獄熬煎 怕死常終日難免 行兇惡誰肯向善 却不曉光陰如箭 有一日病在床前
那時節懊悔徒然 百善魁忠孝為先 學不善持齋枉然 大功德不差心田 要懺悔改過除愆 貪嗔痴切莫近延
心不改徒勞奉佛

湛然說完偈說懊惱只是啼哭叫聲師父。弟子蒙恩收留。數月未曉修行之路。難通玄機妙道。今日師父
要歸西去。叫弟子生死如何了局。湛然見了他哭得淒涼。說道你哭也枉然。生你无字來。死你无字去。工
也。无字用。坐也。无字坐。人法兩忘情。自然早圓明。我再將世人虛花之事。說與你聽來。

一真萬物未為真 多少英雄雄山林 幼小修行真寔道 諸佛菩薩笑頻頻 人人說我修行早
善才龍女幼修成 穿紅著綠都不愛 一心只愿上天庭 年老之人不信佛 臨終受苦寔傷心
二十歲修成佛早 恭佛悟道有精神 風花雪月俱拋下 虔誠早種菩提根 黃泉路上无老少
老少年輕命歸陰 拋開生死輪迴路 名利虛花莫在心 佛門大開無人進 地獄緊閉多少人 持齋念佛及時辰
恭禪學道長生路 四十為入真修得 無字弥陀記在心 中年不肯回心轉 老來氣衰悔無門 世人醒着不肯醒
大限來時没脚行 要出紅塵萬不能 閻王出票萬事傾 六十為人不修得 一切山河有崩塌 滿堂兒女可離身
若還常管凡事情 自知漸七容顏退 閻王出票萬事傾 六十為人不修得 一切山河有崩塌 滿堂兒女可離身
仍想再過几十春 為入那有長生在

只道常在陽世上 滿口英雄百事能 誰知閻王不留情 要知陽壽无多日 及早也可去修行
七十老人快修善 要譬死過斷三心 心中思想還久早 如今氣急少精神 早知老來皆如此
懊惱當初不回心 眼花不見經書字 心中有修力不能 八十為人在世少 耳目昏花脚手鈍
腰疼背曲难行步 偏身筋骨不安宜 有田有地有兒媳 嫌憎老熟好歸陰 正好端坐求安樂
何苦討厭聽非声 九十為入最难得 又知老來如嫌物 週身疼痛难移轉 口孽不淨被人噴
要知生死輪迴苦 回心向善早修行 清明祭祀拜掃坟 那有魂灵來吞吃 百歲為人入土堆
早已骨肉似泥塵 后代兒孫若行孝 百歲光陰都說了 爭名爭利是虛文 夢中相見是假親
灵前羹飯都是假 莫紙化酒小鬼吞 百歲光陰都說了 爭名爭利是虛文 夢中相見是假親
勸悟清虛記在心

湛然道你當初得了鉄拐李仙翁的仙丹。不將看重。反狼塌了大半。若是早吞腹內。有長生不老之氣。如
今只得六十年微毫灵光。若我此處。到有萬年香火。是吾死之后。你切不可久留這裡。速往他鄉。懊惱含
悲而應。備辦香湯。與師沐浴。湛然更衣。在于大殿上坐化昇天。眾僧同陪念佛相送。入龕。那懊惱双膝跪
地。哭得死而生之。那眾僧相勸止淚。后過七日化龕。可憐懊惱滿身重孝。跪在師前。號啕大哭。那火燒着
現舍利如雨。湛然在于雲端。双耳聽聞。吳徒哭得十分凄慘。就現出金相。說道懊惱。你也不必悲傷。我有
四句偈語。你且聽者。煩惱無邊際 生死永脫離 若要離生死 烟火早拋辭

偈完。湛然于祥雲之上。飄然而去。一眾僧人看了奇異。齊已合掌相送。相送禪師上九霄 懊惱跪拜親師父
苦志真修佛法高 弥陀現出一金毫 眾僧礼佛忙合掌 舉目不見親人面 數月師徒兩下拋
口中不絕哭號啣 今朝師父往極樂 拋我小徒如水漂 墮落今生受煎熬 可伶我等真命苦
師留偈言我明白 明已知我命难逃 前世不知何冤孽 大眾一全齊來說 無用懊惱矮小人
越思越想起悲號 不言懊惱伶丁哭 再宣眾僧寺內邀

越思越想起悲號 不言懊惱伶丁哭 再宣眾僧寺內邀

越思越想起悲號 不言懊惱伶丁哭 再宣眾僧寺內邀

百作無能多不會 仍要啼哭訪我們 我等將他來趕出 不許留宿在寺門
哀求師叔師兄們 仍望慈悲來赦宥 留我小徒在寺存 到此才有三四月
今日叫我那里去 先親无友靠何人 大眾若是不留我 我命定要見閻君
你的好話不要听 師父在日你高福 此刻我們不留情 今日請便別投寓
慎惱听了如此話 滿面含羞淚盈已 看來總已難久住 生死存亡有天定
拜別師父淚淋已 哭叫師父慈悲發 真灵感感保我身 弟子如有安身處
哭拜一番把寺出 一帶大路往北行 進了紹興城一座 天色已晚去安身
一晚晚景頃刻明 湛然陰灵親護法 賜得慎惱如夢人 不知肚飢和口渴
一日來到越王寨 山清水秀有松林 慎惱四面來觀看 好了清淨佛地登
一塊岩石在此存 左右青松并綠竹 前有池溪碧水清 慎惱坐石心思想
此地就是越王寨 翠竹松林蓬蒿青 此山那有飯來吃 拋了烟火到是真
渴有清泉口內吞 從此堅心如鉄石 心轉無字念真經 不宣慎惱來修煉
自從周氏下監后 清已脫已作事情 對門隣居孫氏婦 有講有話有才能
我今與你做媒人 只宗事務有人笑 媽已說話不差分 請你媽已做媒人
錢氏听说呵七笑 來日就是黃道日 點起香燭就成親 不宣錢氏嫁黃茂
黃茂一說就允成 奉旨起馬來上任 秦氏秀金一全行 船到大閩馬頭臨
帶了總軍一个人 那張超青衣小帽總軍扮作書童前來望兄 走到三橋周氏嫂已門前見他門戶已鎖了 又到陳善門首
門亦緊閉又轉后門以見壁上書句寫着看來必有原故 又到了鼓樓下李家店前把手一拱口叫李老

爺請了。且店管一看道你是張二爺多時不見面上許多豐厚你請進來坐。那張超即便進內坐下。問
道李老爺我陳善哥已到那里去了。店管道自從你走之后到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門去了。到如今
沒曾回家你錢氏嫂已到仁和縣呈告說周氏勾引小叔陳善不從被他害命。那知縣將周氏嚴刑拷
打受刑不起枉招謀死將尸首丟至河下。如今周氏坐在監內。死活未定。那錢氏已經嫁了黃茂。張超所
說話了一惊。說道老爺請了。不免到監中去探望嫂嫂便知明白。
叔嫂雖非是嫡親 難捨當初結拜人 張超即便往前走 總軍隨了后面根 仁和縣中路不遠
來到監門叫一聲 叫道牢頭來走動 要問一个女犯人 女犯名叫周氏婦 姦謀親叔陳善身
此犯可在你監內 我是與他表叔稱 牢頭便答原是在 家信通了用花錢 張超拿出銀十兩
總軍全進往內行 牢頭叫喊周氏出 他在裡面哭傷心 悽慘好比鉄圍山 黑漫就是地獄門
周氏忽听禁子叫 番身走出草堆行 可伶餓得身難起 扒將過來問元因 張超見了周氏嫂
不覺兩眼泪淋已 啟口便把嫂已叫 叫一声來哭一声 周氏抬頭來觀看 認得張超叔已身
為嫂死得好待你 多虧叔已看我身 把情由細已說明 一句不可隱瞞待我好相救於你周氏哭
張超說道嫂已你犯了什么等之罪。下在此地。把錢氏心起不良。背夫養漢。大無天理。害我今朝一命將傾。
道阿唷叔已呀。自從你去年一別之后。可恨錢氏淫惡婦。私通情人起禍根。一日我叔生意返
周氏未說淚先淋。稟告叔已听元因。可恨錢氏淫惡婦。為嫂叫那錢氏起。見他面上色改形。
叫我拿錢到他們。日當中午門緊閉。那知房中有情人。羞辱他們原是有。惡婦仇恨記在心。
我進房內原去看。床下躲一黃茂身。以后不到他家們。直到去年十一月。廿五早上叔出門。
被他脫逃反害人。叔已反來埋怨我。串通錢能全一路。發下嚴刑來拷打。審問謀叔是真情。
一去之時无回日。姦夫淫婦起狠心。全不詳察細元因。十二月一提我們。

會圖火書卷六

十指撈得碎紛也 可憐死去又還魂
那有看我的親人 無錢監中來使用
一日三瓢泊也粥 凍餓飢寒苦傷心
前來到此看我身 可憐多少含冤事
當初嫂也多清潔 好像如今似泥神
赤脚茶已破衣衿 叫声嫂也你細看
必然深山去修道 拋下家園發善心
嫂也便好把冤伸 啟口就把禁子叫
又有白銀三十兩 望你開鎖松了刑
與你親叔結拜人 當初勝如親手足
周氏听了叔言語 此恩難報望來生
回轉碼頭上任行 頭頂皇王雨露德
那張超蒙聖恩官居浙江巡撫 今日吉日上任恐有大小官員到來一概免見回衙理事總軍說道後過三日點卯何令差巡按道叫你在轅門伺候若有大小官員到來一概免見回衙理事總軍說道後過三日點卯一切拜客已畢却有半月心中常望監內嫂也 不能出罪總要陳善見面或者可救一日將衙中事托于總軍自帶書童便衣小帽出門往深山古剎遊玩尋死而去

為著含冤屈事情 探遊名山拜師尊
本城各寺皆訪明 過江又到蕭山地
又到府內城隍廟 求告城隍一尊神
押管黎民報君恩 只為陳善死下落

周氏含冤受屈情 你是陰中一府主
錄記功勳伏禽虎 二人難舍又難分
張超哭別出牢去 一心與你把冤伸
雖非與你親嫂叔 三槍茶飯要調勻
若然訪得有下落 諒不醜事看出情
夜來監夾受苦刑 承叔一片義心重
兩眼流淚如雨淋 吃盡監牢无限苦
諒不醜事看出情 若然訪得有下落
三槍茶飯要調勻 雖非與你親嫂叔
一心與你把冤伸 張超哭別出牢去

富陽道上天竺轉 不見陳善結拜人
我是陽世民人主 陳善與我早相親

祝告一番把身起 出了廟門向前行
城隍菩薩化老人 張超便問陳善事
我今游玩山上去 見他閉目坐岩心
越王寨問往前行 主僕二人忙拜別
山上四面來細看 果然岩中生此人
痛我小弟心腸疼 有如刀割心肝斷
張超叫書童你速到山下去問隣舍人家買陳米一石我身旁還有一林人參一全煮下即速上來書童道曉得奉命下山置辦端正隨上山將此湯灌入陳善口中停了一個時辰開眼看來又停了一刻那陳善微已出声道賢弟你到來何事張超叫声哥也眼淚汪汪說道你為着何事到此荒山你的形容尤如骷髏此山四面又无人家俱是青草你是岩洞竟然活也餓死今朝一見好不痛赤我也陳善說道賢弟你不可悲傷我只為妻子不良與黃茂通姦為此出家修行張超說哥也你既要修行何不去尋寺院陳善道賢弟我本在平水顯聖寺出家拜湛然為師不想師父二月間坐化昇天現出金相叫我此地久住斷絕烟火故在此地一百多日賢弟你一向可好么張超道哥也小弟到了父親任所與表妹完姻后來征蠻有功官升浙江巡按未倒任所先到兄嫂家中一走並無人影小弟見壁上詩句又到李家酒店問了音信忙到監中問了周氏嫂也實情錢氏串通黃茂錢能告周氏勾引不從謀死親叔嫂也屈打認招下監受罪今日哥也全小弟下山共富榮華陳善道多承厚意我今定不下山你既為巡按救你嫂也出罪后若不忘舊情為兄將要坐化與我此山建一小小穴居師父說我有六十年靈光不滅煩你將我相用火漆漆上安居小菴張超道哥也今日我小弟總要背你下山

張超用盡平生力 全然不動半毫分
張超難捨結義事 要背陳善下山林
今日措兄不動身 懼惱如今死情住

會圖 張超用盡平生力 全然不動半毫分 張超難捨結義事 要背陳善下山林 懼惱如今死情住 張超用盡平生力 全然不動半毫分 張超難捨結義事 要背陳善下山林 懼惱如今死情住

想了一回真無奈 可憐只得大放聲
與兄全伴共修行 懊惱听了兄弟話
我已出家不還俗 愿奉佛法度來生
僧俗原是一体人 勸你快已下山去
張超此刻真死矣 只得哭別下山林
一支令箭捉犯人 又提仁和胡知縣
那巡按初審為勾引親叔謀命一案前戴仁和縣審實周氏謀叔陳善本院見陳善詩句諒他未死故而
親自察訪數月陳善在越王寨出家親見寔情今日本院提案復審傳總軍道外面人犯可齊總軍說早
已齊了傳仁和縣進大人請台坐卑職大禮三叩已畢巡按問道貴縣你將周氏謀叔之案如何審實知
縣回言卑職問周氏他自認勾引不從約死親叔巡按問曰尸首在于何處知縣道大人他說尸首丟在
河內余去巡按怒曰好大河水將陳善余在越王寨為僧你這奴才身為一縣之主受朝廷恩祿理當理
民冤枉虧你引出這樣公案本院該要辦你乃修身為本轅門伺候知縣道多謝大人傳周氏叩頭多
謝大人傳錢氏有巡按罵道你這淫婦自與黃茂通奸反去誣告別人害他受苦逼走親夫有欺天之罪
本該凌遲處死如今本院超豁于他捆打四十木棍差衙役押到娼婦家去那錢氏看那巡按就是張超
有口難說只是泪流啼哭換步出衙懊悔當初傳錢能全黃茂有巡按大怒道被你只二个捏說棍徒謀
人妻子拆人夫婦害人寡婦捆打八十木棍發邊庭充軍上了刑具即日起解又將錢能也捆打八十加
在轅門示眾六月以後不許為役又分付退堂差了環接周氏進內衙以叫秦氏夫人取出衣服與你改
換嬌母相稱周氏道承叔相救仲寬尤如重生父母叔請請上受我一拜張超夫婦回孔道嫂說那里
話來我和你雖非嫡親叔嫂不忘先日結拜之情如今何出此言在衙內全富崇華

不忘舊情君子心 忘恩背義是小人
嬌母相親情又深 張超親斟三杯酒
我今承叔衣食養 將息還原有精神
一个了環伏侍跟 自己青衣小帽走
路上開文不細說 真到越王寨山林
因何私自出家門 奴為你叔含冤屈
錢氏行了瞞天計 害我為嫂一命頃
因何半言不答應 周氏把他身上摸
又道人心死不死 可憐痛未周氏身
自己殞死地埃塵 唬得張超心胆亂
周氏悠也蘇醒了 哽咽喉嚨微出聲
誰想枉費一片心 你今活七來餓死
哥已二目淚流出 你今不必訴苦情
張超叫嫂道數日之前哥已親與我說當初全我共賣魚的時節得了仙家靈丹若全个吞下可有不
老長生后来只存一半吞下如今仍有六十年靈光不沒他叫我將與法身用火漆七今勸嫂回家去
待我與他起造殿庭報他結拜之恩周氏听言心中甚喜拜別親叔兩淚汪汪只得下山仍回杭州那張
超回衙出令箭一支文書一角差旂牌到紹興府內投遞要他督工料理起造祖師殿又說錢氏押入娼
家做了下賤想來多少羞慚只得自縊輕身而亡到做一个烈性之婦再說紹興知府奉了巡按之命起
造殿宇揀定八月十五日泥水石木一齊興工直到來年清明彩梁花棟前後兩進一應工完此刻張超
特發虔心與周氏嫂已全秦氏一齊上山進香好不熱鬧

只望我兄同回里 誰知不称我的心
兩眼流泪落紛也 啟口便把兄弟叫
我與兄弟好一比 可比兄弟得功名
你看日已往西沉 回衙救嫂要緊事
快走舊路不攔閣 快到衙中把事行
朱簽去捉錢氏身 黃茂錢能俱拿到
一齊大堂听審問 一齊大堂听審問

兄不下山弟不走 為兄有言你自听
為兄為弟修亦如此 為兄西方感你恩
次日就把大堂坐 次日就把大堂坐

張超分付廚房內 辦酒待嫂敬相親
秦氏夫人來陪宴 秦氏夫人來陪宴
周氏一親見叔已 周氏一親見叔已
周氏一親見叔已 周氏一親見叔已
周氏一親見叔已 周氏一親見叔已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口称不敢

張超起駕關盈已 旂傘執事彩色明 前呼后擁人名少 號炮一响出城門 五岳軒轅巡按坐
 威風凜凜七振天聲 四轎兩乘周秦坐 海江渡過往前行 鳴鑼喝道多熱鬧 越王山寨面前存
 巡按上山拈香拜 府縣送扁釘頭門 男左女右拈香畢 周氏把叔刺髮勤 又與新衣來更換
 周氏也想要修行 就把頭髮來剪下 出堂與叔話分明 張超一見心中急 府縣稱贊烈婦身
 巡按說與眾官道 大家捐資助他人 山下建一小菴住 擇日托府督工行 一眾官員回衙去
 張超哭別嫂已身 秦氏夫人也流泪 只望全往回衙門 嬌母深山修煉苦 奴在衙內心不虛
 腹內飢時當進食 未冷先要辦衣衾 此地那個來知你 流淚送主出上門 就叫了環留在七
 好好伏侍周夫人 了環無奈尊主命 不表一眾官家事 另說黃茂罪犯身 府縣相送大人身
 大眾各人回家走 滯七不住進衙門 難受他人欺辱情 那黃茂被蠻人欺辱不止一日 想道陳善被我害得出家 夫妻拆散 又害周氏受苦 皆我造惡 今即罪歸
 自身正是天理昭彰 若要死后必墜地獄 不得番身 我今就在慧濟寺出家修行 懺悔前愆 法名慧齋
 能修身心百病消 原是皈依法王身 黃茂此刻回心意 慧濟寺內為了僧 從此修行消前愆
 免得來世結冤深 在寺堅心无邪念 一心跳出是非門 但願肉身成正果 一生罪孽化灰塵
 不說黃茂修行話 本府建菴已完成 靜修菴造周氏住 捐田三十口粮存 周氏記得叔已往
 愛吃螺絲鮮笋吞 帶了此物上山去 拋在山溪共荒林 藍炒之笋重能活 螺絲着熟又為生
 又與剃頭將言說 為嫂年老難往行 從后再不可抽髮 果然頭髮永不興 周氏回菴心堅切
 無字誦經不離身 一切正法身中轉 清淨修煉自通明 十二時中常回念 降伏六賊保清盞
 子丑二時勤未悟 莫貪多眠要留心 牧牛須向寶林吊 寅中能掃萬物清 卯望扶鉢金烏現
 一點灵光大千明 辰時守口通智慧 毫光燦已保元神 已安切莫怒氣動 日中正靜養心

未轉水火均和至 引入黃方去成親 申時六慾全消滅 萬法不可挂胸心 酉化朝陽金鳳叶
 戊中空化定死形 泰透亥意四海滿 八方處已賀太平
 那周氏在菴堅心苦修 每日到四邊鄰中去勸他 不拘男女人等 勸他持齋為善 又逢孤寡收他為徒 如
 今隨身了環亦為徒弟 此刻菴內到也熱鬧 再說巡按三年任滿 要回拜望周氏嫂已 叫秦氏夫人全去
 一會夫妻商量到也欣喜 忽一日也不擺鑾駕 是小衣打扮 只帶一個書童 一個了環 夫妻共四人全到
 山上 進了靜修菴 那周氏叫齊徒弟們 一全迎接張叔孀 見礼已畢 用過香茗 上山去拜懺惱祖師 那祖
 師身雖坐化 灵光不沒 暗裡修真 能顯神通 那張超一時身倦 就在祖師佛桌上伏几而臥 祖師將他灵
 魂引至雲端 那張超夢中叫道 哥已你與小弟全到衙中去當榮華 祖師曰 賢弟 你還不醒悟 當初征蠻
 殺了多少人口 豈非罪孽深重 你還要不信修行 今日與你去游玩一番 看已善惡分明
 天堂地獄門相對 善惡分明在眼前
 這懊惱 暗修功 祖師法術 將張超 一灵魂 雲端全行 早來到 鬼門關 鐵城一座
 眾小鬼 見祖師 跪接相迎 祖師道 張兄弟 你來觀看 地獄中 都是些 作惡罪人
 只多是 在陽世 奸臣亂賊 今日裡 到陰司 不得超生 來到了 第二重 刀槍地獄
 治惡人 刀槍人 碎剛分身 在陽世 冷死鬼 好不怕人 這些鬼 在陽世 作惡罪人
 第三重 鄴都獄 鉄籠鉄罩 黑凍已 冷死鬼 好不怕人 這些鬼 在陽世 作惡罪人
 到這裡 受鄴都 凍得傷心 又看到 第四殿 石壓地獄 都是些 不孝人 在陽世 作惡罪人
 又看那 貪淫婦 欺夫養漢 到陰司 壓得你 肉碎血淋 第五重 油鍋獄 都是些 拆家園 要受凶刑
 夜叉鬼 把罪人 煮為灰塵 這些人 在陽世 害人性命 奸捏重 拆家園 要受凶刑
 又見那 第六重 滔已血淋 奈河橋 萬丈高 寸步難行 只婦人 在陽世 作惡罪人
 穢汚血 不做忌 陰司受刑 第七重 滑油山 罪人難步 高又高 凶又凶 滑地跌人

這都是在生前 油頭粉面 多煎諺 貪口腹 跌得傷心 第八重 黑暗獄 並無光明
眾罪犯 叫連天 有路難行 這些人 不信佛 不肯修心 到陰司 無光明 懊悔在身
又見那 第九重 抽腸地獄 破肚肺 摘肝腸 鮮血淋心 在陽世 騙良財 偷佛靈生
吃白佛 假持齋 來受凶刑 第十重 拔舌獄 牛犁來耕 刀尖割 斷興割 叫苦无伸
這些人 罵公婆 怨天恨地 挑是非 害別人 難免此刑

恨惱叫声兄弟遊過十重地獄還十八重再听利害不惜綾羅寒水獄作塌五穀飢餓殺刺牛羊剥皮
獄重嫁丈夫鋸解獄二婚媒人火坑獄開堂破戒阿鼻獄偷淫竊香惡大獄殺生害命澆湯獄一十八重
地獄盡皆已過那邊乃是轉輪盤不拘卵胎淫化盡要出此輪盤你看這邊還冤閣一座那張超抬頭一
看有一班惡鬼走了出來說道我們在雁門關被你所殺今日一見全你不得干休張超此刻心胆消煬
祖師喝道你在陽世起反亂國還不知罪又道為人各有其主自我在此仍要如此死礼只些冤鬼一听
祖師之言痛哭而去祖師又道賢弟只這枉死城裡皆是短見身亡的惡鬼孽障未滿闕在此獄那錢氏
披頭散髮也在城內听見丈夫声音即就扒起城上對着雲端跪求說道陳善官人你今修行成正奴在
陽世作下了无端大罪如今闔王將我閉在枉死城中受苦望求夫君到闔王面前講情祖師道你只逆
婦難為你有几分性烈就與你討个情面祖師出口闔王早知迎接祖師與錢氏托生祖師謝闔王即帶
兄弟回殿此刻那秦氏夫人與周氏見巡按靠睡棹棹又見他喉嚨氣急滿頭是汗却有一日一夜那了
環夫人叫他不醒只得陪住一旁心中十分着急就求祖師將聖筭擲下地去一响張超只听霹靂一聲
大法惊醒說道唬殺我也夫人見老爺蘇醒欣天喜地張超道原來僕眠在此是場大夢唬得我冷汗透
心夫人道老爺因何大睡一日一夜張超道夫人听我道來
昏已沉睡却有因 不知生活半毫分 嫂已與夫修道好 你且听我說元因 我今靠倦來睡去
祖師與我一全行 立在雲端遊地府 十八地獄看分明 處已有男並有女 善惡果報不差分

當初雁門來殺伏 他魂都在地獄門 一見與我要索命 虧了兄長來解分 又見錢氏多受苦
披頭散髮好惊人 兄長修行成正果 陰司見他拱手迎 我今不愿為官做 立時要回帝皇城
拜別嫂已回衙去 夫妻搜托登船行 一路行程如梭快 進京辭官奏京城 君聞辭朝去修道
萬歲龍顏喜放心 聖旨金口隨称佛 張超叩拜出朝門 回身去拜舅父母 二人到七壽完成
如此湊來難候巧 外甥親女哭傷心 一場痛哭喪已了 夫妻齋戒守孝門 拜見嫂已上山林
一並拜謝把船行 隨至四川來拜祖 祖堂祭掃繼托人 仍到紹興越王寨 三年孝滿家皆托
拜過兄像俱全坐 叫声賢妻听元因 張超與嫂已上山拜過兄像坐下說道我今舅父舅母均已亡故官已辭脫張家香火已托祠堂前戴元
長叫我修行仍有那几件大事未了今已一并完畢要與賢妻分別修行
夫妻原有各拘論 未投机緣不全心 夫人听说眼流淚 告言夫君錯了因 爹娘已今歸冥府
秦氏香火靠你身 你在此地出了家 二家茶飯靠何人 張超要把言回答 叫妻回家供親灵
你道世愛上恩重 盡是前生冤孽根 夫妻兒女全是假 大限到來各自分 生前造罪死人替
死后不啻兒女人 不啻王侯並將相 奴家有孕五个月 我今不愿下山去 從今一心要修行
秦氏夫人多痛哭 奴有言語你且听 你且有孕管自身 夫人不信修行事 夫君若得要棄俗
等奴分婉再理論 張超听了夫人話 你今於心回家去 我今定不下山林 就把青絲來剪下
若還生个嬰花女 招个門婿續宗親 秦氏見夫如此樣 哭死傾倒地中心 大家撒還祖原根
堅心鉄石管自身 秦氏見夫如此樣 夫為僧來奴為尼 男兒是有強劉志 諒來不肯轉回心
我夫若不下山去 叔已既然處心發 不必苦勸他門身 只得哭別下山林 就在靜修菴內住
勸嫂到我菴中去 且待分婉再調停 此刻秦氏真無奈

到底官女伶俐人 即在邸中買房屋
 天運不絕張家后 生下一个小兒嬰
 自已安靜可修行 不料光陰似箭過
 周氏夫人功成滿 能知生死通神明
 引到西方見世尊 徒子法孫送逝世
 再表書童了環女 夫妻協力養主人
 官已伶俐又聰明 官家仍產官家子
 是年小考入了泮 鄉場又赴舉子身
 父母坐化齊成真 二親全歸極樂界
 父在山上伴祖師 母在山下伴姆靈
 配妻婚娶紹興人 了環書童如父母
 忠孝之后原有報 后來官顯伴朝廷
 奉勸大眾結善因 正身修心為第一
 好歹自有天知道 天地無瞞眼難隱
 自得其樂何天昇 疾妬原害自己苦
 善人好比春園草 不見其長日有增
 後來功到自然成 參透祖師明大道
 萬事如意多吉慶 滿堂兒孫富貴增
 慎惱祖師接前因 祖師修行早為心
 奉勸在位男和女 回心及早去修心

了環書童與配婚 一週二歲娘懷抱
 日月如梭不留停 早把香湯來沐浴
 尤如親了兒女們 日前二處問安事
 忠孝原接忠孝根 不料光陰如流水
 去往西方上品生 張繼每日勤禮拜
 要歸故里接祖根 好心自有好報應
 勤儉持家報皇恩 善人自有天堂路
 臨危凄惶慎惱生 惡人有如磨刀石
 性命双修道妙靈 慎惱寤卷宣完成
 極樂世界上天庭 今日宣了欣喜卷

不想日月如梭過 三週四歲離娘身
 孀姆二人稱師徒 大殿坐化西方行
 秦氏夫人情義重 回家伏侍小主身
 去一年來又一年 夫妻勤修二十年
 三年孝滿方已畢 報恩三年長齋零
 樹高杆長多声色 好人亦有好收成
 毫瓦差錯原根子 惡人地獄不超升
 陽世善惡死分見 不見其虧日損形
 大眾回卷回心轉 奉勸大眾修善行
 此處合境烽烟息 一年四季保平安

夫人十月要臨盆 將兒托于了環養
 堅心修煉十年春 金童玉女持寶蓋
 塑尊泥像報師恩 請師法訓把書讀
 過一春來又一春 張繼也有二十二
 父母齊塑一像身 父母劬勞皆已報
 葉落歸根四川城 祖師寤卷團員說
 總歸極樂上品生 修行要修三寤足
 陰司苦楚自分明 奉勸修行心清淨
 五福臨門壽長生 前本為名湛然卷
 家已共富太平春

